

试论古罗马教育的特点

董 慧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西安 710062)

摘 要:古代罗马教育在积极吸取希腊教育精华的基础上,不但用自己的创造精神丰富了希腊文化的宝库,并且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形成了适合自己国家需求、颇具古罗马特色的教育新模式。罗马不仅在西方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同时对于我国目前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发展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亦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代西方教育;古罗马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217-02

作为在西方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古罗马教育,在教育实践、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等方面上也表现出其独有的特色。古代罗马的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发展变化而显现出不同特征。共和早期体现的是家庭教育的特征,即典型的家长制教育。共和中期教育发展表现的特征即罗马传统教育向希腊化教育转变。共和晚期至帝国初期教育进一步发展完善,给后世西方教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目的就是结合古罗马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从纵向剖析古罗马教育的新特点。

一、兼容并蓄,百家争鸣

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古罗马就通过不断征战扩大其版图,逐渐成为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国,教育方面也积极吸收来自东西方不同文明而得到多样化的发展,体现出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特点。

首先,表现在对古希腊教育的继承方面,3世纪中叶,罗马征服意大利中部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成为意大利境内的最强者。2世纪中叶又扑灭了希腊的反罗马运动,从此成为地中海的主人,文化教育方面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罗马在征服希腊后,大量吸收模仿希腊的文教政策,希腊的语言、教师、学校类型、教学内容等被奉为珍宝,竞相追求,差不多被完全承袭下来。后来在罗马就出现了几乎平行的两种学校系统,一种是希腊式学校,一种是拉丁语学校。其次,这方面的特点主要是体现在多种教育思想的交互融合。一方面“希腊三杰”的教育思想对罗马教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罗马本土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例如,西塞罗和昆体良的雄辩术教育思想,以及奥古斯丁的宗教教育思想等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更好的发展了古罗马的教育。第三,笔者认为在古罗马教育中存在着多种教育方式的并存发展。例如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并存、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并存、公立学校和私立的法律学校并存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古

罗马教育史上,无论是对待战败国的文教政策、五花八门的教育思想还是类型迥异的教育方式,其都采取了兼收包容、互相促进的政策,这无不体现了其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特点。

二、物我两用,推陈出新

尽管罗马教育是以接受和继承希腊教育为基础,但这种继承并非简单的模仿和盲目的重复,而是在有意识地保留自己民族教育特点和长处的前提下,结合自己国家的现实状况,进行吸收和融合,在改造并发展希腊学校教育的前提下,推陈出新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变化。

在教学内容上,无论是从初等、中等甚至到高等教育,罗马人都是有针对性、有选择地接受希腊教育中适应本民族发展的内容。这一点在当时的“文法学校”中表现地较为明显。虽然罗马的“文法学校”中继承了许多希腊式“文法学校”中开设的课程,例如算术、几何、天文、历法等。但这些科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带有“注重实用”的拉丁色彩,就像算术用来训练人们在商业和贸易中精于计算、几何用于丈量土地和规划建筑设施、天文用于制订日历、音乐培养学生的节奏感,以便在讲演时能更好地掌握语调。

对希腊的“修辞学校”,罗马人也是作了一些保留性的发展。一方面,继承希腊修辞学校中培养雄辩家所需的课程;另一方面,又根据社会实际,开设法律、医学、建筑、机械等课程。形成了与今天职业大学类似的法律学校、医学学校和建筑学校等,以培养大批实用性人才。

昆体良对教学论的研究恐怕是罗马在发展学校教育过程中做出的最大“新”贡献。他在所著的《雄辩术原理》一书,可以说是集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和经验之大成,是欧洲古代教育理论发展的最高成就。他的分班教学、学科并进、早期教育、重视教师作用、反对体罚、强调对学生天生禀赋的了解等教育思想都和古希腊时期一些教育家的观点相比较,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当罗马出现诸如西赛罗、贺拉斯、昆体良等文学巨匠

收稿日期 2012-10-29

作者简介 董慧(1987-)女,江苏铜山人,2011级教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

和教育大家后,希腊式的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才逐渐在罗马受到冷落,后来更适于保持和发展本国文化教育的拉丁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在罗马纷纷建立。罗马在既继承又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适应自己本国教育发展的独特拉丁文化教育。

三、文武并济,休戚相关

这里的“文”是指古罗马的教育在对生文学修辞素养方面的重视。在罗马共和后期以及帝国时期出现的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发展,都是文科性质浓厚的办学方式。文法学校起初以学习文法为主,教学方法是讲解、听写和背诵,目的是掌握读写说的能力。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文法学校的教学逐渐趋向形式化,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学分析教学法。修辞学校在古罗马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主要目的就是培养精通修辞和文字的雄辩家,主要课程是学习希腊作家的文学作品。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教师与学生致力于在文字上咬文嚼字,在辞藻上争奇斗巧的学习风气。就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专门教授法律的私立学校,其主要教学方法也是以阅读和背诵为主。古罗马教育的这些现象无不体现出重视文科教育的特点。

但是,古罗马在重视文教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武”教的发展。这里的“武”主要是指两个方面:第一是指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教育形式主要是“农夫——军人”教育,然而这种教育模式以古罗马长期征战的社会背景为存在依据,由于罗马城邦与毗邻城邦之间的平凡战争,所以这种类似“武夫教育”的教育形式在共和早期确实为其版图的扩张,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第二,“武教”就是指古罗马的“体罚”教育。体罚与教育自古以来就形影相随。尤其在古代阶级社会,人们往往把两者模糊笼统地混为一体。而古罗马是民族性格暴烈而又尚武、视权力意志为圭臬的国家,所以体罚在教育中表现的就更为淋漓尽致。古罗马以它的“家长制”出名,父亲拥有绝对的权威,掌握子女的生杀大权。共和时期和父亲主要对儿子进行作为农夫和军人的实际教育,相对的文化教育占的比重很小。在罗马帝国时期的“体罚”教育又是被教师所利用。古罗马的儿童似乎在这种“武夫”教育原则下,练就了坚忍不拔、英勇善战的品质。就是后来出现的基督教教育中的禁欲主义教育思想,即通过斋戒和鞭笞自己身躯的办法来达到禁欲的目的,也是“体罚”教育在奥古斯丁教育思想中的体现。

“文教”和“武教”刚柔并济,在古罗马教育发展过程中互相结合,共同使教育向前发展。

四、重器轻道,顾此失彼

罗马人偏爱战神玛斯,而希腊人最爱智慧女神雅典娜,可见一方偏于行动,另一方偏于思考。许多史学家认为罗马的历史便是一部战争史,罗马的形成乃至最后成为地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无不是通过战争和政治斗争来实现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像罗马那样,有效地统治着广阔的区域和众多的人民,有着大规模的政治机构。同时,罗马人清晰的思想和发达的法律机构,是与罗马人的实践精神分不开的。“她的有价值的东西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她是一个物质奇迹的建造者,而不长于哲学系统,她是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虽然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曾经光辉灿烂,但是公元前3世纪以后,随着希腊奴隶制的崩溃,希腊的哲学发展也进入暮年期。当时流行的各种哲学学派都不再寻求客观世界的奥秘和规律,却游离于现实与社会之外,转而把追求心灵的平静、摆

脱尘世间的烦恼作为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把个人幸福和快乐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这对视国家民族利益和家庭、宗族荣誉高于生命的罗马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总之,希腊哲学之花不适宜生长在罗马土壤上。

也许是古希腊教育教学思想的光芒过于耀眼,相比之下古罗马在思想精神生活方面就略显逊色,基本上是在古希腊灿烂思想光辉的遮掩下注重“雄辩术”“角斗术”等实践技能的培养。并且没有很好地把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有力的结合起来,是罗马教育发展的一大憾事。在文教政策上体现的这种特点,使得思想界、文化界丧失了创造力,社会精神生活死气沉沉,日趋简单化、模式化。笔者觉得是古罗马教育由盛转衰的原因之一。

五、遐邇文明,源远流长

在各古代文明当中,罗马的文明更加直接、广泛、深远地影响了后世西方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教育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虽然说西方社会文明在渊源上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时期,但它却是通过罗马所传承保留下来的。罗马文化对后世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起希腊文化所起的作用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在语言文字上,现在西欧各国使用的语言均建立在古罗马的拉丁字母基础上;在建筑上,古罗马的建筑样式和风格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仍广为流传;古罗马还对西方历史,甚至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均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教育作为罗马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所以古罗马教育在西方教育史上的源头地位是无可厚非的。很多在当时颇为先进的教育实践和教学思想,不仅为其自身文化教育的繁荣发达、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大、经济实力的不断巩固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是对以后欧洲社会和世界教育的发展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同时,我们依然可以从古罗马教育发展的特征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对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教育所具备的历史功能加深认识。使我们更积极主动地肩负起促进教育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民族昌盛的历史重任。努力建立起光辉灿烂、适应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新型文教政策。

参考文献:

- [1][古罗马]阿庇安.罗马史(上\下卷)[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古罗马]昆体良.昆体良教育论著选[M].任钟印,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3][英]R.H.巴洛.罗马人[M].黄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4][德]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石[M].姜瑞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 [5]杨共乐.罗马史纲要[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 [6]曹孚,滕大春,吴式颖,姜文闵.外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 [7]黄福涛.试论古罗马对希腊教育的继承与发展[J].教育史研究,2009,(3).
- [8]陈视玲.古代古罗马教育发展特征论析[D].东北师范大学,2006.
- [9]姬庆红.古罗马初级教育体罚现象论析[J].教育评论,2007,(4).

(责任编辑:许广东)